

■ 图片故事

在我下放的第三年，正值国家恢复高考。管教育的书记不知从哪里听说，我在那批知青中英文和语文功底最棒。当时公社中学带毕业班的罗老师生病住院。在此关键时刻，学校缺人，领导决定由我顶上去。

报到后，我这才知道学校条件差得让人难以想象。它建在半山腰，只有一座破旧的大杂院，师生们吃水要到山脚下去挑。学生们在食堂里蒸钵饭，从自家带咸菜来。七八间教室里透着风，窗户上玻璃不全。而最糟糕的是学校那时连电都没通上，学生晚自习用自备的柴油灯。除非万一，学生才舍得点蜡烛，还有少数学生带有手电筒。尽管这样，学生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向高考冲刺的激情，我被深深地感染。上第一堂课前，我鼓励道，破窑也能出好瓦。我将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尽其所能，带领同学们朝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

理想归理想，现实却很“骨感”。每天，我趁白天光线好时带同学们出早操，然后大声朗读“范文”和英语单词和句型。早餐喝完稀粥，吃了白馍，根据复习大纲的提示，同学们抓紧分秒认真听讲，解题和答题。入夜，几间简陋的教室里“灯火通明”。点柴油照明，灯火摇曳，忽明忽暗。最让人感到难受的是，柴油灯味儿重，散发出刺鼻的燃油烟味。

有一次晚自习，班里最调皮的同乡小季问我：“老师，您敢掏鼻孔吗？”我下意识地一掏，



温暖的“心灯”

□刘卫 文/图

手指头变成黑乎乎一片，其他同学顿时笑作一团：“老师也是黑鼻子。我们全是黑鼻子。”同学们苦中作乐。我心里不禁涌出一阵酸楚：我的学生多可爱啊！即使在这种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他们没放弃自己的理想，努力拼搏，去圆自己的高考梦。到晚上就寝，还有的同学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在看书，要反复催促才肯入睡。睡梦里，有的同学还在喃喃念着英语单词。

那一阵，除上好课带班外，我又“忙里偷闲”，坐班车赶到县城，找父亲弄了十几大桶煤油，再从在学校当杂工的母亲那里设法带回了一些复习和辅导资料。当我坐着拖拉机满载而归

时，老师和同学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从那时起，同学们复习用上了煤油灯，光线更明亮，也没有难闻的味道。我和同学们再也不是“黑鼻子”了。他们的学习劲头更为高涨。

那年，我带着的毕业班有五人考上大学，还有八人上了中专；其他没考上的，有的做了技术员，有的当上了大队干部，还有的成为致富能手。他们在人生的高考磨砺里，改变了命运。

我用自己的心智和所学，给他们在实现理想的奋斗过程中助了力，用温暖擦亮他们的心灯。如果还有机缘，我愿做一名教师，散发出光和热，成为莘莘学子人生温暖的引航人。

■ 家庭相册

“娃们都到他舅家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娃他妈要到晚上才从县城下班回来。”坐在门口的母亲向回乡探亲的我讲述着侄儿们不在家的原因。言语间的失落，和着母亲瘦弱的身躯，被初夏的阳光投放在空落的屋子里。

我安慰道，去了就去了，你也清静两天，好好休息下，省得娃们整天在家把你麻烦的。

“哎！虽然没了麻烦，但是却有了寂寞。”母亲那一声长长的叹息，如一把铁锤砸在了我那被生活磨砺得早已麻木的心上。原来，自以为孝顺的我，却一点都不了解母亲。

父亲去世时，母亲还不到四十岁。孤儿寡母的艰苦日子和巨大外债，并没有难倒不离不弃、一心护犊的母亲，反而让她柔弱的肩膀更加坚硬起来。母亲不怕日子苦，却害怕起身后一个人的孤寂岁月。那一种害怕，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最小的妹妹离家工作开始。

那一年，我回家探亲。大门紧锁，邻居告诉我，近六十多岁的母亲上去给别人家盖房子了。我是在村人家正盖的房子工地找到的母亲。她站在脚手架上，将一锹锹水泥吃力地扔到头顶脚手架上的沙灰斗里。听到我的呼



无法出售的寂寞

□秦延安 文/图

唤，母亲的核桃脸瞬间变成了一朵怒放的秋菊。看着母亲乱蓬蓬的头发和身上被水泥和汗水涂抹得已经分不清颜色的衣服，我的眼睛有点涩。好不容易等到母亲放工一起回家，一路上我不停地埋怨母亲，说不愁吃不缺穿的，你这么大大龄还去受累，让村人笑话指责我们做子女的不孝顺。母亲忙解释道，我不是为了钱，实在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除了干活以外，母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打发寂寞的日子。即使烈日炎炎的夏季、阴雨绵绵的秋季，母亲都不敢歇下来打个盹、解个乏，唯恐白天睡了觉，晚上无法度过寂寞的长夜。聚少离多的工作和生活，让我和母亲

一年相处的时间不到两周。而母亲的寂寞似乎随着年岁的增长，也变得愈演愈烈。

总算有了孙子，闲不住的母亲如得了金元宝似的高兴。孩子的哭闹和唧唧呀呀，让母亲如找到了知音般高兴，即使如转轴般的忙碌，也是一脸幸福。就这样，母亲先后带大了我们兄妹三人的五个孩子。可是这幸福总是那么短暂，随着孩子们上学，一个个如当年的我们一样，离母亲却越来越远。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些整天和她耳磨私语的婴儿，最后都如长翅的家雀，再也不会耐着性子听她的唠叨了。

没有人牵挂的母亲，心里却装着每一个孩子。在老家，母亲说她想她的大孙子，于是她提着包来我家。没有住上一天，她又牵挂着在另一座城市里的妹妹一家。屁股还没坐热，她又说她想家里的小孙子。母亲就像一只翠波鸟，不知疲倦地在我们兄妹间奔波着。

吃穿不愁的生活，对于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来说，应该说是苦尽甘来，可她却没有一丝幸福感。母亲问我，世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出售，为什么她的寂寞却始终卖不出去？母亲的话，让她眼中最有学识的儿子却无论如何也答不上来。

副刊【情怀】15

■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坚守的情怀

□樊晓民

李哥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到新单位认识的一个维修工。如今，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唯有李哥还干着他维修工的老本行。依然那样不善言辞，依然专注地对付着他手里的扳子改锥，让一件件小小的物件重新焕发第二春。唯一改变的是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仿佛岁月飘落在头上的雪。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还很稀缺。走出校门的我，虽不是什么名校毕业，但内心依然存在着属于那个年龄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感，自我感觉良好。我学园林专业，一个看似诗情画意，实则是“城市农民”的行当，当初为了急于跳出农门，顾不上挑挑拣拣被动选择的专业。参加工作了，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的我来到了这个新单位，被分配到了绿化队去干除草浇地的活，每天泥一身水一身，心气很高的我一下子仿佛落到了冰窖里。前路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方向，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里去。巨大的失落感和青春的迷茫胶着在一起，我遭遇了成年后心灵的第一次地震，一切都坍塌了。

我对自己不再有任何要求，这份底层工作在我心里就是简单乏味的代名词。这个时候，木讷的李哥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带给我一种对这些基层琐碎的不能再琐碎的工作一种截然不同的新体验。那一日浇水的管子不知道哪里坏了，满园植物都干巴巴地垂下了头。作为维修工，哪里有问题李哥都会如医生一般到场诊治。刚才还愁眉不展的班长一看到提着扳子稳稳当当地走过来的李哥，瞬间就眉开眼笑了。我嗤之以鼻，

似乎还轻蔑地笑了笑。心里是“有什么，至于吗，不就是一个大老粗吗”的不屑。

李哥确实名不虚传，让我一下转变了最初的看法。埋在地下管子，不知道哪截儿出了问题，只见他对着这头听听，那头敲敲，就指着一个位置让大家挖开。挖了不到一米深，水就忽地一下如泉眼般咕嘟咕嘟地涌了出来。漏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为了先让花花草草喝上水，李哥自作主张给管子打了个补丁，又找来铁丝做了几个卡子，修修补补仿佛医生在做手术，而我站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我科班出身自诩为精英，但在现实的一地鸡毛面前，我束手无策。在那一刻我开始崇拜李哥了。

后来接触的机会多了，我总是愿意和李哥聊天，问东问西。还特别愿意和他一起干活，看他怎么把一堆破铜烂铁盘成好看的造型，插上花摆到街上。李哥依然话不多，说的最多的就是：“干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一句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每一个犯了拖延症的时刻，警醒自己。

以前我们不曾如此大规模地谈起工匠精神。但我相信，浩浩汤汤的历史进程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能工巧匠的标准。在那些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从一点一滴的平凡小事里孕育出了独一无二工匠精神的人，就是大国工匠，李哥当之无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万物竞发、百舸争流，中国梦比任何时候离我们更近。实现中国梦，不仅仅需要激情，还需要许许多多像李哥一样的甘于平凡，带着情怀坚守在一线的能工巧匠们！

■ 青春岁月

土屋青春

□黄平安 文/图

虽然老家的土屋在洪灾中悄然坍塌了，但我每年仍要回几趟老家。

老屋其实不老，也就二三十年的光景。之所以叫它老屋，是兼有老家的意思。那个时候，我在乡村小学教书，常年在两点一线间奔走。如果说学校是我维持生活的临时居所，那么老屋就是我温馨快乐的港湾。出门时，老屋是我快乐的起点；归来时，它是我幸福的憩园。最惬意的是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忘记了工作的不快，抛弃了生活的烦恼，一双赤脚，一顶草帽，走进田间和菜园，去体验一下陶公“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感受。从菜园回来时，常常满载而归。兴趣来时，便亲自下厨做上几个小菜，邀上三五知己，喝着绵长的土酒，说着粗犷的野话，不知不觉就醉在了老屋里。

一个人的生中最难忘，什么最值得回味？我想应该是初恋，是新婚，而我的这段黄金岁月就是在老屋度过的。当我觉得该找个心上人的时候，一个美丽



善良的姑娘走进了我的心里，也走进了我的老屋。十几平方米的土墙房，白纸裱糊的四壁，东墙的风景画，西墙上毛线制作的大红喜字，这就是我简陋而温馨的新房。面对这些，她没有失望，没有忧郁，依然光艳照人，依然快乐如天使。爱巢筑好了，新婚之夜，在简朴的老屋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彼此心手相牵。这样的新婚，没有集体婚礼的热闹，没有旅游结婚的浪漫，但却让我懂得了铭记，懂得了珍惜。多少年过去了，岁月和生活证实：在那样的环境里牵手，不需要海誓山盟，也会永远徜徉在爱河里，一直走向永恒。

正当我与老屋形成了默契，并承诺终生相伴的时候，命运之神却把我与老屋强行拆散。在那次特大洪灾中，老家的土屋在泥石流的冲击下，未来得及和我见上一面，在黎明前就轰然坍塌了。

老屋消失了，但老屋里的青春岁月却是充实的、美好的，值得我永远珍惜和铭记。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